



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四库全书》定本与撤出本述略

钟迪*

摘要 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四库本”数量众多,类型多样。经初步统计,目前藏有四库定本2部、四库撤出本3部,四库进呈本(包括底本)68部、永乐大典辑出之四库底本14部。通过对馆藏两部南三阁四库定本及三部四库撤出本外观形态以及文本内容的考察发现:《经稗》《漫塘文集》两书虽为残帙,然而不仅可补充现存阁本流传之阙,又能直观呈现出与北四阁本在开本、装帧上的形制差异。《南北史合注》《三鱼堂四书大全》《南巡盛典》三部撤出本,分属因触犯清讳禁毁、列入存目撤出、续修增补撤换三种典型情形,又分别对应文汇阁、文渊阁、文津阁不同系统,从中可窥见《四库全书》编纂动态过程。

关键词 四库全书 南三阁 定本 撤出本

分类号 G256

DOI 10.16603/j.issn1002-1027.2026.02.013

引用本文格式 钟迪.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四库全书》定本与撤出本述略[J].大学图书馆学报,2026,44(2):120-128.

《四库全书》是在清高宗乾隆帝的主持下,编纂完成的大型丛书。完成之初,缮写四部,分别藏于故宫文渊阁、盛京文溯阁、圆明园文源阁、承德避暑山庄文津阁,称作“北四阁”。后又以江浙为人文渊藪,复命抄写三部颁赐扬州文汇阁、镇江文宗阁和杭州文澜阁珍藏,是谓“南三阁”。清末文汇、文宗、文源三阁先后毁于战火,文澜阁亦损失大半。现文渊阁本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文溯阁本1966年移藏甘肃省图书馆;文津阁本1915年运至北京后,入藏京师图书馆(今中国国家图书馆);文澜阁本经多次补抄后藏于浙江省图书馆。除此之外,海内外公私藏家中,尚存有数量可观的《四库全书》散本,其收藏情况,刘玉才^[1]、陈东辉^[2]等学者均有总结性梳理。关于四库撤出本的情况,因为存世稀少,关注不多。李士娟^[3]、彭震尧^[4]、罗琴^[5]等学者根据所见撤出本的情况有所探讨;李士娟《四库全书研究:撤出本探源》一书,系统研究了11种撤出书的情况^[6]。

北京大学图书馆(以下简称北大图书馆)藏“四

库本”数量众多,类型多样。其中以两部南三阁四库定本及三部四库撤出本,尤为难得。撤出本中既有南三阁之文汇阁本,亦有北四阁之文渊阁本、文津阁本。三部撤出原因各不相同,有因触犯清讳而禁毁者;也有因列入存目而撤出者;还有因续有增补而撤出者。从中可窥见《四库全书》动态编纂过程。现对馆藏前两种类型“四库本”略述如下。

1 四库定本(两种)

1.1 经稗:12卷,(清)郑方坤撰,清乾隆南三阁写本,7册(1函),LSB/7863

存卷三、五至九、卷十一,共七卷。开本尺寸27.5×17.2cm,版框尺寸21.3×14.6cm;8行21字,小字双行同;白口,上朱鱼尾,四周双边,朱丝栏。书前副叶粘黄签墨书“详校官礼部郎中臣程世淳^①”一行。除卷八外,其余六卷书后副叶右下角均有墨书“总校官检讨臣彭元琬/户部员外郎臣苏保/校对监生臣王绶长”衔名三行。各册首叶钤“古

* 钟迪,邮箱:zhongd@lib.pku.edu.cn。

① 程世淳,字端立,号澄江,安徽歙县人。乾隆三十六年辛卯(1771)进士,官御史。



稀天子之宝”白方(7.4×7.4cm)^①,末叶钤“乾隆御览之宝”朱方(5.1×5.1cm)。另有“麀嘉馆印”朱方,为李盛铎旧藏。《木樨轩藏书题记及书录》中称卷末前副叶有“详校官礼部郎中臣王世淳”黄签^[7],录文有误。

据张群考证“南三阁本开本及版框略比北四阁本小,高为27.6—27.7cm,宽为17.3—17.4cm;版框高为20.8—21.0cm,宽为13.8—14.0cm”,从开本尺寸及钤印情况来看,此本当为南三阁抄成定本^[8]。惜其原装书衣及书签缺失^②,未能确定其为南三阁中具体哪一阁定本^[9]。据《文澜阁四库全书版况一览表》所记,今浙江省图书馆尚存文澜阁原抄四库本《经稗》第十二卷,1册^[10]。

关于此书卷数,《四库全书总目经部卷三十三·五经总义类》著录作“《经稗》六卷,福建巡抚采进本”,称:“是编杂采前人说经之文,凡《易》《诗》《书》《春秋》各一卷、《三礼》共一卷、《四书》共一卷^[11](武英殿本同,卷三三,叶31B至32A)。”查文渊阁、文津阁、文溯阁定本《经稗》俱已改作十二卷,诸阁本提要均称:“原本《易》《书》《诗》《春秋》各一卷,《三礼》共一卷,《四书》共一卷,篇页颇为繁重,今析为十有二卷,以便省览云。”^③

1.2 漫塘文集:36卷,(宋)刘宰撰,清乾隆间文澜阁写本,1册(1函),SB/811.1579/7230

存卷二、三共两卷。开本尺寸27.7×17.2cm,版框尺寸20.7×13.9cm;8行21字;白口,上朱鱼尾,四周双边,朱丝栏。书后副叶右下角有墨书“总校官编修臣吴裕德/检讨臣徐鉴/校对监生臣王绶长”衔名三行。册首钤“古稀天子之宝”白方(7.4×7.4cm),正文末叶A面钤“乾隆御览之宝”朱方(5.1×5.1cm)。书后护叶A面有签填写编号“10字253号”,B面有北京市图书出版业同业工会价签,填其售价为“15.00”。此书卷端登录号为“162543”,核《北京大学图书馆中文书登记簿》,此书于1956年9月17日与日本抄本《舜水先生文集》等古籍一起登

记,系图书馆从修绠堂购得,购入价格正为15元。

此书封面虽经改装,但尚留存原装黄褐色绫面书衣,更重要的是其封面题签“钦定四库全书/集部/漫塘文集卷二、三”为写签无疑。可以判断此即文澜阁散佚之本^[12]。今浙江省图书馆尚存文澜阁四库本《漫塘文集》原抄卷十七、十八两卷^{[10](952)}。此书题名虽是文集,但存卷内容实为诗集部分。卷二为“五言律”;卷三为“五言古风”。值得一提的是,书中诗文篇题涉及应和者名讳均用朱笔。如“送傅守伯成归”篇,朱笔写“伯成”,“和郡倅陈校书模祈雨韵”篇,朱笔写“模”;“和罗叔丞禹至日雪韵”,朱笔写“禹”。“趣刘圣与用行寓玉甫桂墅”篇,朱笔写“用行”。

北大图书馆原藏四库定本远不止上述两部,据载,1958年6月,图书馆曾将馆藏文澜阁本《诗传通释》等22种25册寄赠浙江省图书馆^[13]。

2 四库撤出本(三种)

2.1 南北史合注:191卷(阙卷6至7),(明)李清撰,清乾隆南三阁写本,75册(15函),SB/913.6/4035

开本尺寸29.1×17.5cm。版框尺寸21.3×13.9cm;8行21字,白口,上朱鱼尾,四周双边,朱丝栏。白色纸捻装。首册书后副叶A面右下角墨书“总校官检讨臣彭元琬/侍读学士臣玉保/校对生员臣梁宝绳”衔名三行,各册职名信息不尽相同。封面有黄色双栏纸质墨印题签“钦定四库全书”,墨笔写“史部,南北史合注卷XX”^④。封面右下角黄签墨书“第一分”,此黄签各册偶有脱落。

各册首叶钤“古稀天子之宝”(7.4×7.4cm),末叶钤“乾隆御览之宝”(5.1×5.1cm)。书首护叶B面钤“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蓝色登录戳记,登录号为135766至135840。查《北京大学图书馆中文书登记簿》,此书1950年11月11日登记,由图书馆花

① 关于四库全书钤印情况。见《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中“四阁全书及续三分全书用宝情形单”:文渊阁本前叶本阁宝,后叶乾隆御览之宝;文源阁本前叶本阁宝,后叶圆明园宝,前叶古希天子,后叶信天主人;文津阁本前叶本阁宝,后叶避暑山庄;文溯阁本前叶本阁宝,后叶乾隆御览之宝。续三分前叶古稀天子之宝,后叶乾隆御览之宝。

② 张群认为:文澜阁本原封面“钦定四库全书”是写签;而文宗阁本或文汇阁本封面“钦定四库全书”六字为印制,“某部某某书名”为书写。

③ 文渊阁本书前提要完成于乾隆四十四年(1779)三月,文溯阁本书前提要完成于乾隆四十七年(1782)五月,文津阁本书前提要完成于乾隆四十九(1784)年三月。

④ 第一册墨印题签四周单栏,字体、纸张颜色与他册不一致。还有个别为黄绫写签,如第二册(卷3—5)、第七十二册(卷186—187)、第七十三册(卷188—189)墨笔写“钦定四库全书/史部/南北史合注卷X至X”。



费15亿元民国法币从溥雪斋手中购得^①。从开本及钤印情况判断,此本当为南三阁本,后因内容违碍,故从全书中撤出。

李清著作被禁始于乾隆五十二年(1787)三月十七日“军机大臣奏查《诸史同异录》悖妄之处现传提调询问并查底本片”折^{[8](1990)},三月十九日乾隆谕旨详斥:

四库全书处进呈续缮三分书,李清所撰《诸史同异录》书内,称我朝世祖章皇帝与明崇祯四事相同,妄诞不经,阅之殊堪骇异。李清系明季职官,当明社沦亡,不能捐躯殉节,在本朝食毛践土,已阅多年,乃敢妄逞臆说,任意比拟。设其人尚在,必当立正刑诛,用彰宪典。今其身既幸逃显戮,其所著书籍悖妄之处,自应搜查销毁,以杜邪说而正人心。乃从前查办遗书时,该省及办理四库全书之皇子、大臣等未经掣毁,今续三分全书,犹复一例缮录,方经朕摘览而得,甚属非是。因检阅文渊、文源两阁所贮书内已删去此条,查系从前覆校官编修许烺初阅时签出拟删,是以未经缮入。但此等悖妄之书,一无可采,既据覆校官签出拟删,该总纂、总校等,即应详加查阅,奏明销毁。何以仅从删节,仍留其底本?其承办续三分书之侍读恭泰、编修吴裕德虽系提调兼司总校,但率任书手误写,均难辞咎。所有办《四库全书》之皇子、大臣,及总纂纪昀、孙士毅、陆锡熊,总校陆费墀、恭泰、吴裕德,从前覆校许烺,俱着交部分别严加议处。至议叙举人之监生朱文鼎,系专司校对之人,岂竟无目者,乃并未校出,其咎更重。朱文鼎本因校书特赐举人,着即斥革,以示惩儆。所有四阁陈设之本,及续办三分书内,俱着掣出销毁。其《总目提要》亦著一体查删。钦此。^{[8](1991-1992)}

李清著作撤毁由审核续三分书而起,乾隆谕旨已明言因续三分书中李清所撰《诸史同异录》内容“妄诞不经,阅之殊堪骇异”,进而重新复核文渊、文源两阁此书内容。最终导致“所有四阁陈设之本,及续办三分书内,俱着掣出销毁”。《南北史合注》等其他李清著作撤毁同样按此标准执行。至四月初二日“军机大臣奏遵旨销毁李清书四种应行补函商酌办

理情形片”折,已经讨论将所李清书《南北史合注》《诸史同异录》《不知姓名录》《南唐书合订》四种撤毁后,应该如何补足空函的问题^{[8](1997-1998)}。

北大图书馆撤出本《南北史合注》封面右下角黄签墨书“第一分”。故宫博物院图书馆尚存有另外两部《南北史合注》四库撤出本:一部存一百七十二卷(三至十五、十八至二十、二十五至二十七、三十六至四十七、五十一至九十八、一百二至一百七、一百十至一百二十、一百二十三至一百三十五、一百三十九至一百七十一、一百七十六至一百八十五、一百八十八至一百九十一),一部存一百八十七卷(一至三十二、三十六至一百七十一、一百七十三至一百九十一)^[14]。存一百七十二卷者封面右下角帖“第二分”黄签,存一百八十七卷者封面右下角帖“第三分”黄签。故宫博物院图书馆藏两本与北大图书馆藏本行款板式全同,开本尺寸极为接近(开本尺寸29.1×17.4cm,版框尺寸21.9×14cm),每册同样为卷首钤“古稀天子之宝”,末钤“乾隆御览之宝”^[3]。此三本恰为全部南三阁撤出之本。如果按南三阁四库纂修时间排列,北大图书馆藏“第一分”者,当为文汇阁撤出本。故宫博物院图书馆藏“第二分”“第三分”者分别为文宗阁、文澜阁撤出本。

特别需要注意的是,此《南北史合注》三部撤出本开本尺寸,尤其是书籍长度,要高出文澜阁定本《经稗》1.6cm,且均为白色封面纸捻装,并未像其他阁本史部书一样作红绫包背装。根据浙江巡抚琅玕、杭州织造额尔登布与朝廷来往诸折,已经明确“江浙官员从北京领回的南三阁《四库全书》实际是纸捻装,没有绫面,其装潢、度架(即书阁、木匣)等事原本由两淮、浙江盐商承办。^{[9](179)}”根据《南北史合注》书前提要,此书缮成于乾隆五十一年(1786)五月,至乾隆五十二年(1787)三、四月间业已撤出。此间仅有江苏于乾隆五十一年(1786)九月领回书“六十六种,计二千一百四十四册”,且因书籍无多,均未装潢^{[8](2031-2032)}。撤出本《南北史合注》纸捻装,正体现出南三阁未经装潢前独有装帧形态。至于南三阁本长度略短,当是定本装潢后又经过裁切的缘故。

北大图书馆藏本书前附墨笔长跋(绿格稿纸,9行25字):

^① 溥忻(1893—1966),字雪斋、学斋,号松风主人。清宗室,道光帝曾孙,曾任辅仁大学教授。登记簿中有人民券、金圆券等不用货币的支付方式。此条记录金额前有\$符号,当是用民国政府法币支付。



《南北史合注》一百九十一卷，四库全书馆写本。右明吏科给事中李清撰。乾隆时修四库全书原已采入，此即当时写本之一。后因清之著述，列入禁例，遂摈除弗录。凡禁书多即禁毁，而此书各写本独得留存，可云幸矣。原藏方略馆中，辛亥政变后流落于市，余得此一本最为完整（今缺第六、第七两卷一册）。德化李中丞^①，嘉善钱外部各得一本^②，皆缺卷甚多，尚有三二残本则不知流落何所矣。原书仅于各卷中列有目录，未编总目，不易检寻。尝写成总目上下二卷，寻其增减移改之迹，可得其撰著之旨。如梁本纪中增少帝栋、末主庄、宣帝、孝明帝、后主琮及梁主铄诸纪。意清作此注时，已在明亡以后，有感于鲁桂诸王之事。《南史》原仅“孝义”一传，则依《北史》分“孝行”“节义”为二，以袁淑、袁粲、沈攸之、王蕴辈入之。又特立“奸恶传”，以王韶之、褚淡之、费穆、祖珽辈入之。《北史》又增“宦官传”，又增“逆后贼臣传”，《南史》之范晔、沈约皆入贼臣，《北史》之文成、冯后、宣明、胡后、元六修、宇文护亦入贼臣，殆亦有感于明季阉党奸邪之祸。《提要》讥其不合古来注书著书之体，亦未达其本旨也。

此跋不署撰人及时间。据其所称，李清《南北史合注》四库撤出本，除南三阁本外，李盛铎、钱恂尚各有一部阙卷甚多者，今均下落不明。王重民在谈到《南北史合注》时称：“依余所闻见，今尚存三份，两份存故宫图书分馆，均略有残缺，闻他一份现归李穆斋收藏，尚为完帙云。”^[15]”此处“李穆斋”同样当指李盛铎，然今北大图书馆李氏藏书中未见四库撤出本《南北史合注》，仅有清戴氏秋树山房抄本《南北史合注》一部（索书号：LSB/8639）。

另外傅增湘还曾藏有一部撤出本。《藏园群书题记》《藏园群书经眼录》均曾著录^③。《藏园群书题记》“钞本《南北史合注跋》条”载：

前岁议选印《四库全书珍本丛书》，推余编定目录。余以此书为乙部有名之作，虽见絀于

一时，终当传布于后世，乃决议付印。其时七阁撤出之本尚存于故宫，及详加检理，则库钞原帙颇有残缺，缘是中止，私衷时引为憾。今忽覩此本，朱栏楷字，完整如新，每册前后均钤御玺，馆臣所拟提要亦冠于篇首，知为七阁缮本之一。展玩之余，欣喜无量。设当日及见此，早已万本流传矣。是此本虽属馆钞，传至今日恐已成孤帙。后之得者幸勿徒以官本视之。壬午（1942）七月十三日藏园老人识于宿云岩。^[16]

1933年，民国政府教育部以文渊阁《四库全书》未刊珍本委托商务印书馆印行流通，至1935年分四次出齐《四库全书珍本初集》^[17]。傅增湘时任“《四库全书》未刊珍本目录委员会”委员之一。当时傅氏尚未购得此本，仅检理故宫残本后，因断章残简，放弃印行。傅氏藏本今不知流落何所，题记中也未著录所钤御玺具体内容，无法判断具体为哪一阁撤出之本。

此本书前空白叶又粘附两纸，一纸铅笔写“李清的書，后来都抽出了《四库》，故此書是禁書之一，是一种古董。李清案始于乾隆五十二年三月十九日上諭。此書《提要》云‘五十一年五月上’，可以參証。”黑色鋼筆寫“但此書本身，實無價值。當日虛有其盛名！適。”又另一紙鉛筆寫“欽定四庫全書《南北史合注》，原缺第六一七卷，一冊”。均為胡適筆迹。

值得一提的是，胡适于1948年12月15日离开北大飞抵南京后再未返回^[18]，结合此书购买时用民国法币支付的情况，其由北大图书馆购入的时间，至迟应在胡适离校之前。至于此书的登记工作迟至1950年11月份才完成，或是因为时局变动导致业务工作有所迟滞。此本作为南三阁中撤出之书第一份，卷帙齐全（仅阙卷6—7），又有胡适等名家手书题跋，洵足宝贵。

2.2 三鱼堂四书大全：40卷，（清）陆陇其撰，清乾隆文渊阁写本，2册（2函），NC/0856/7174，SB/096.08/7474

① 李盛铎（1858—1937），字椒樵，又字椒微，号木斋，晚号麟嘉居士。江西德化人。光绪十五年（1889）一甲第二名进士，后历任京师大学堂总办等职。今北大馆李氏藏书中未见四库撤出本，仅有清戴氏秋树山房抄本《南北史合注》：191卷（阙卷14，索书号：LSB/8639）。

② 钱恂（1853—1927），字念劬，浙江吴兴（今湖州）人。曾为薛福成幕僚，受命整理天一阁存书，编成《天一阁见存书目》。后随薛氏出使英国、法国、意大利、比利时。回国后为张之洞帮办洋务，先后出任湖北自强学堂首任提调、武备学堂提调、赴东西洋考察宪政大臣参赞官、出任荷兰大臣、出使意大利大臣、京政府参政院参政，是晚清著名学者和外交家。

③ 《藏园群书经眼录》文字与此略同，无落款时间，多“亟以善价收之”一句。



北大图书馆存卷二(索书号:SB/096.08/7474)、卷三十二至三十三(索书号:NC/0856/7174),一共三卷,分别为国立北京大学、燕京大学所藏。开本尺寸 31.7×20cm,版框尺寸 22.4×15.5cm;8行21字,白口,上朱鱼尾,四周双边,朱丝栏。绿绫包背装。

北大图书馆藏本有白色织锦函套,函套题签墨书“钦定四库全书文渊阁藏四书大全残本/三鱼堂陆陇其/譔卷之二/甲戌装函保之/补翁”,下钤“张致和”朱文长方。卷首钤“文渊阁宝”朱方(12.8×12.8cm),卷末A面钤“乾隆御览之宝”朱方(5.2×5.2cm)。书后护叶A面右下角墨书“总校官降调编修臣仓圣脉/校对官编修臣钱枋/誊录监生臣高明理”衔名三行。册末尚有墨笔题“补翁丁卯春正月穀日得之海王村书摊藉以自寿”一行,钤“曾经山阴张致和补罗龠藏”朱文长方^①。卷端天头钤黑色登录号“282918”,查《北京大学图书馆中文书登记簿》,此书1957年10月22日登录到账,由图书馆花费25元购得。

燕大藏本有黄色织锦云纹六合套。绿绫封面钤“北平/燕京大学/图书馆/PEIPING CHINA YENCHING UNIVERSITY LIBRARY”蓝色椭圆印,卷首钤“文渊阁宝”朱方(12.8×12.8cm),卷末钤“乾隆御览之宝”朱方(5.2×5.2cm)。书后护叶A面右下角墨书“总校官降调编修臣仓圣脉/校对官编修臣施培应/誊录监生臣刘永庆”衔名三行。绿绫封面钤蓝色登录号“46477”,查《燕京大学图书馆中文书登记簿》,此书1934年5月16日前已由燕大图书馆购入。

两本封面书签“钦定四库全书/经部/三鱼堂四库全书大全卷二(三十二、三十三)”及边栏均为墨书而非印制。此《三鱼堂四书大全》抄成定本后,又因其终未能尽廓清胡广等人所撰《四书大全》舛谬,并存在诸多问题,如“《大学》《中庸》并载《或问》,亦仍大全之旧。”“卷末附载王应麟《论语孟子考异》,不知何人采摭《困学纪闻》为之,非应麟原有是书也。”^{[11](315)}。故又列为存目书,继而从阁本

撤出。除北大图书馆所藏两册三卷外,1930年夏,长泽规矩也在北京以300元从个人手中购得《三鱼堂四书大全》零本一册(卷一及卷首)^②,并在时任北平图书馆馆长袁同礼案头得见其余九册^[19]。1982年《中国书店三十年所收善本书目》著录:“《三鱼堂四书大全》存卷七至十六,清陆陇其撰,四库全书本,有‘文渊阁宝’朱印,开花纸六册。”^[20]^③彭震尧认为合静嘉堂本一册、北大图书馆藏两册、中国书店本六册,长泽规矩也所见十册文渊阁本中,已知九册下落,现有一册下落不明^[4]。然而实际情况是《三鱼堂四书大全》全帙四十卷,长泽规矩也并未明言其余九册具体存卷情况,现存各本是其所见或是另外流传之残本尚不得而知,现北大图书馆所藏两本显系不同来源,不能一并归为长泽目验之本。

2.3 南巡盛典:120卷,(清)高晋等纂辑,清乾隆文津阁写本,42册(2夹),DC0539

开本尺寸 31.2×19.6cm,版框尺寸 22.3×15.7cm。8行19字,白口,上朱鱼尾,四周双边,朱丝栏。红绫包背装。书首有乾隆辛卯(三十六年,1771)“御制南巡盛典序”,乾隆三十一年(1766)高晋奏请纂修《南巡盛典》表,高晋奏《南巡盛典》告成表,乾隆三十三年(1768)傅恒奏折,乾隆三十三年(1768)熊学鹏奏折,高晋再次奏《南巡盛典》告成表,凡例,纂辑职名,目录。书首护叶B面右下角贴黄签墨书“详校官编修臣朱钤”。书末护叶右下角墨书“总校官编修臣朱钤/校对官中书臣李荃/誊录监生臣王凤翔”,各册职名信息不尽相同。封面题签“钦定四库全书/史部/南巡盛典卷X”文字及边栏均为绘制,各册首钤“文津阁宝”朱方(9.6×9.6cm),末叶钤“避暑山庄”朱方(10.7×10.7cm),并“所宝惟贤”“大仓文化财团藏书”朱方。

首册书内夹有朱丝栏题记一纸,墨笔写“内府精写本四库全书之一种。《钦定南巡盛典》计42本,热河避暑山庄文津阁藏书,名胜、程途、水道图计300余篇。每册首页有文津阁方印,末页有避暑山庄方印,前后副页均有校官姓名。”

《南巡盛典》一百二十卷本者,纂成于乾隆三十

① 张允中(1881—1960),浙江山阴人,名致和,号补萝庵主。张氏1927年从海王村书摊购得此书,1934年为其“装函保之”。

② 此本现存日本静嘉堂文库,《静嘉堂文库汉籍分类目录续编》“四书类”中著录。

③ 此六册中,卷九(1册),今存台北故宫博物院;卷十二(1册),曾在中国书店2022年春拍,以295万高价被拍出。其余诸册据彭震尧所述均在私人藏家手中。



五年(1770),次年由武英殿正式刊行^①。此一百二十卷文津阁本,即据武英殿刻本抄录,但在“南巡盛典目录”后增加提要一篇:

《南巡盛典》一百卷^②,大学士管两江总督高晋等纂辑。我皇上法祖勤民,念江浙为东南都会,人物殷阜。每勤清蹕,行庆施惠,勤劝课耕桑,崇节俭,隆典祀,养耆年,卹庶狱,励官方,振文教,饬武备。盛典具举,而海塘、防筑、湖河、疏蓄之方皆因地制宜,亲临指授,永为成法。至于名区胜迹,藻以篇章,则不独黎庶蒙恩,而山川具望幸焉。晋等爰自辛未(1751,十六年)以逮乙酉(1765,三十年)四幸之中,钜典鸿文,门分部系,汇为是编。复蒙赐制序文,允付剞劂,一展卷而我皇上咨询之切,语诚之殷,惠泽之覃布,如在瞻就间。俾守土者有所遵循,而服畴者有所激发,非徒以备典式而已也。是编辑成于庚寅(1770,三十五年)之冬,是以所载乙酉为断。迨者奎舆再莅,典礼如初,而东南士庶,游被洪施,延跂望幸者,视前弥笃。臣等亦窃踳隆仪迭举,续有排纂,用快先睹之望焉。乾隆四十九年(1784)九月恭教上。总纂官纪昀、臣陆锡熊、臣孙士毅,总校官陆费墀。^[21]

《四库全书总目·政书类二》著录“《南巡盛典》一百二十卷,乾隆三十五年大学士管两江总督高晋等恭撰进”者即是此本^{[11](706)}(武英殿本同,卷八十二,页27A至28B)。《四库全书总目》中《南巡盛典》条提要内容据此改定,文字虽略有差异,但明确此本所载仅为乾隆“四幸”江南内容。

此本版式、纸张、装帧、钤印均为文津阁定本样式,而国家图书馆所藏《文津阁四库全书》中同样有《南巡盛典》一部,分为一百卷。刘玉才推测此大仓文化财团(以下简称大仓)藏一百二十卷本应是撤换之本,原因可能有二:一是复校时发现不少错误;二是插架时为凑函数需要调整册数,于是另抄一部。同时指出,还需要将两本仔细比对,才能得出结论^[1]。嘉庆八年(1803)五月“军机大臣庆桂等奏查明四库全书空函及应增书籍情形折”中

提到“史部架内《南巡盛典》原定十四函,书成归架仅有七函,尚空七函”^{[8](2382-2384)}的问题,但一百卷本虽卷数减少,但实际内容较一百二十卷本增加了乾隆四十五年(1780)、四十九年(1784)两次南巡内容,卷帙只会更多。空函的问题,当是由于一百二十卷本撤出准备续纂时,所预留排架空间过多所致。

从书前附录内容来看,国家图书馆文津阁一百卷本相较大仓一百二十卷本,书前增加乾隆四十九年三月“御制南巡记”并阿桂等人跋文、乾隆五十六年(1791)十二月初八日“恭进《钦定南巡盛典》表”、两江总督萨载等撰“进《南巡盛典》续编表”。删去乾隆三十一年(1766)高晋奏请纂修《南巡盛典》表,高晋第一次奏《南巡盛典》告成表,傅恒、熊学鹏奏表以及纂辑人员名录、目录。将高晋第二次奏《南巡盛典》告成表改成“进《南巡盛典》前编表”。更为重要的是,一百卷本无纪昀等人提要,多出阿桂等人所撰题跋一篇(见图1):

臣等伏读乾隆四十九年《御制南巡记》,大哉皇言,式型海宇。维时恭遇我皇上六巡江浙,驻蹕行轩,亲洒宸翰。凡先后时巡,要旨焕乎如揭日月而行,仰见圣天子敬天法祖之鸿规,奎章彪炳,永垂万禩矣。臣等窃由御制迅速之论,恭绎《平定两金川》《准噶尔回部方略》^③。圣谟睿算,迭奏肤功,悉与记文宜速莫迟之训相吻合。臣等愚昧之见,既已旷若发矇,兹恭纂《南巡盛典》。凡察吏安民,行庆施惠,诸大政见于省方,时者至钜至隆,实为旷古所未有。而尤于河防海塘之修治,仰窥鸿猷硕画,悉本诸宵旰之忧勤。其间亲临相度,指示机宜,自辛未(1751)以迄甲辰(1784),行之以渐,要之以久,然后长庆安澜而益臻康乂,诚有如圣训所谓“宜迟莫速”者。而宸衷渊默,犹兢兢于敬天明理之本原,则所谓皇极之敷言,是彝是训。于帝其训者,无以加兹,而诸臣之禀承圣谕,宣力効勤,要不过是训是行,以仰副高深于万一尔。臣等纂辑盛典成书,谨遵旨恭录《御制南巡记》及乾隆三十六

① 《南巡盛典》一书,由两江总督高晋乾隆三十一年(1766)七月奏请纂修,乾隆三十三年(1768)成书,为七十卷本。此本经大学士傅恒等人审议后认为“专就江南省敬谨编辑,而于巡幸浙省诸大典未经合纂成编”“圣驾南巡经过直隶、山东二省并荷恩纶迭沛,秩祀咸修,似应一体入于大典,方为贖备。”高晋在移咨浙江、直隶、山东三省,并补入相应内容后,最终于乾隆三十五年(1770)纂修成《南巡盛典》一百二十卷本。

② 此处当为一百二十卷。

③ 即《钦定平定金川方略》《御定平定准噶尔方略》两书,均收入《四库全书》。



年《御制南巡盛典序》冠诸简端,实足以总全书之纲领,为万世之法式云。臣阿桂、臣和坤、臣王杰、臣董诰、臣福康安、臣庆桂拜手稽首谨跋。^[22]

文溯阁本情况承甘肃省图书馆董隽馆长代查。此跋附于乾隆四十九年(1784)三月《御制南巡记》后,并无“提要”之名,文渊、文津、文溯三阁均同。金毓黻《文溯阁四库全书提要》未录此跋,《文溯阁四库全书提要与总目异同表^①》中称“原本无提要,总目有”^[23],李国庆沿用此说^[24]。然而在李国庆所编《四库全书卷前提要四种》一书中却又收录此跋将其作为文渊阁、文津阁原书提要(见图2),文溯阁付之阙如,显然自相矛盾。进一步发现影印文津本书前提要,前三行内容“钦定四库全书 史部十三/钦定南巡盛典 政書類 儀制之”居然为墨笔描补^[25],文津阁原本中此三行应为“乾隆御制记”内容^[26]。细审此跋,似为附和乾隆《御制南巡记》一文所作,并非为《南巡盛典》一书所撰题跋,不应收入四库全书卷前提要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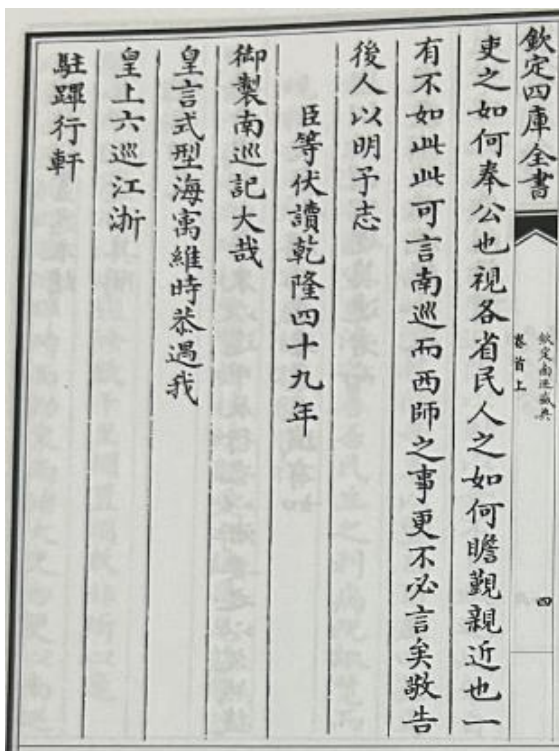


图1 《文津阁四库全书》中影印文津阁本阿桂题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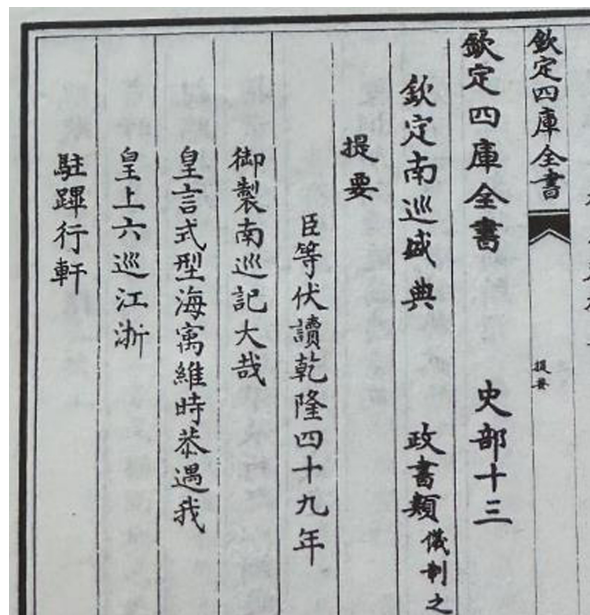


图2 《四库全书卷前提要四种》中影印文津阁本阿桂题跋

从全书正文内容来看。一百卷本重订“凡例”已明言:“凡百二十卷,自辛未至乙酉四巡俱已敬谨庐载,而庚子(1780,四十五年)、甲辰(1784,四十九年)两次南巡各事宜则续纂于两江总督臣萨载。其书与高晋所辑者,别为一编。虽体例相仿而未能画一,且程途、名胜各门又多与前编重复,今臣等遵旨合纂,谨就前后两编删节其重复者,整齐其未划一者,参订汇修,期于赅备。^[27]”由此可见大仓一百二十卷本为两江总督高晋等人编纂,涵盖乾隆皇帝前四次南巡内容。继任者萨载组织将1780年、1784年两次南巡内容补入,合纂为一百卷本《南巡盛典》后^②,便将一百二十卷本从阁本四库全书中撤换出^{[5](2382-2384)}。《四库全书总目》所依据者,尚是四次南巡之一百二十卷本,其后诸阁均撤换成六次南巡之一百卷本。一百二十卷本、一百卷本均分为十二门,但次序辑卷次分合有异。详见表1。

① 此表作者当为董众,参见董大一《董众汇编文溯阁〈四库全书〉书前提要考》—辽档藏手稿新发现,《四库学》,2019年第2期,页121-162。

② 根据“军机大臣阿桂等奏《南巡盛典》告成并请议叙纂修人员折”乾隆五十六年(1791)十二月,一百卷本《南巡盛典》已经编辑告竣,且经缮写后装潢成帙。



表1 文津阁一百二十卷本与一百卷本篇目卷次对照表

大仓文津阁一百二十卷本	国家图书馆文津阁一百卷本
卷1-4 恩纶	卷1-24 天章
卷5-36 天章	卷25-30 恩纶
卷37-42 蠲除	卷31-34 蠲除
卷43-53 河防	卷35-54 河防
卷54-59 海塘	卷55-64 海塘
卷60-67 祀典	卷65-68 祀典
卷68-75 褒赏	卷69-73 褒赏
卷76-84 吁后	卷74-75 吁后
卷85-88 阅武	卷76-77 阅武
卷89-93 程途	卷78-80 程途
卷94-105 名胜	卷81-88 名胜
卷106-120 奏议	卷89-100 奏议

关于“四库本”《南巡盛典》的存世情况,除文渊阁、文津阁、文溯阁及大仓撤出文津阁本外,中国国家博物馆博物馆藏《南巡盛典》三卷(存卷一百十五至一百一十七,1册),版框高22.3cm,广15.2cm,册尾副叶墨笔题“总校官候补中书潘有为,校对官主事臣陈文枢,誊录监生臣王仰曾”三行。首叶钤“文源阁宝”“古希天子”,末叶钤“圆明园宝”“信天主人”^[28]。据存卷情况,此本当为文源阁一百二十卷撤出本。日本东洋文库藏《南巡盛典》三卷(存卷第二十至第二十二,一册),著者作“清高晋等奉敕撰”,版本项作“四库全书文源阁钞本”^①。核其内容,同样为文源阁一百二十卷撤出本。内藤湖南恭仁山庄藏《南巡盛典》二卷(卷二十八至二十九,一册),同属文源阁本^{[21][173]}。核《恭仁山庄善本书影》,此册卷二十八内容为“天章(壬午)”,同样为撤出本残卷^[29]。

香港冯平山图书馆藏“南巡盛典一百二十卷”^②,(清)高晋等奉敕撰,清乾隆《四库全书》写本,4册(2夹),善082.1/60”,存卷四十五、四十六、八十九、九十二、九十三、九十九及一百,一共7卷。每册首钤“古稀天子之宝”,末钤“乾隆御览之宝”^[30]。核其分卷,卷四十五、四十六为河防;卷八十九以后五卷为奏议,当为南三阁一百卷定本散佚者。

3 结语

《四库全书》纂成后,即陆续缮写庋藏七阁。后因国运隆替,战火频仍,七阁藏书仅存半数。其余阁本或毁于战火,或星散流布。北大图书馆所藏两部《四库全书》定本与三部撤出本,兼具历史文物性、学术资料性和艺术代表性。南三阁本《经稗》《漫塘文集》两书,既可补现存阁本流传之阙,又直观呈现出与北四阁本在开本、装帧上的形制差异。《南北史合注》《三鱼堂四书大全》《南巡盛典》三部撤出本,则分属因触犯清讳禁毁、列入存目撤出、续修增补撤换三种典型情形,又分别对应文汇阁、文渊阁、文津阁不同系统,构成《四库全书》动态编纂过程的完整实物链条。

这些典籍不仅体现了乾隆朝纂修《四库全书》时抄书、校书、撤书等流程上复杂的制度运作,留存了馆臣校勘、誊录、钤印、装潢的原始形态,更因后世递藏流传,叠加了近代藏书流转的印记。在南三阁本多毁于战火、四库撤出本存世寥寥的背景下,北大图书馆所藏此类“四库本”,实为研究《四库全书》编纂史不可多得的实物例证,其文献意义与学术价值,仍有待后续更为细致的比勘与深入发掘。

参考文献

- 1 刘玉才.日藏《四库全书》散本杂考[J].文献,2006(4):173-174.
- 2 陈东辉.文渊阁《四库全书》散卷零本概观[M]//天一阁文丛:第15辑.宁波:天一阁出版社,2017:165-169.
- 3 李士娟.《四库全书》撤出本中李清诸书被撤原因辨析[J].故宫学刊,2015(1):366-377.
- 4 彭震尧.我在书店亲历的一次善本传奇[N].藏书报,2021-11-15(006).
- 5 罗琴.多阁《四库全书》乾隆五十二年覆校尺度探析:以三部撤出本《书影》为例[J].经学文献研究集刊,2023,(01):185-201.
- 6 李士娟.《四库全书》研究:撤出本探源[M]//故宫博物院.故宫博物院藏《四库全书》撤出本汇编:第1册.北京:故宫出版社,2015.
- 7 李盛铎.木樾轩藏书题记及书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78.
- 8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纂修四库全书档案[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 9 张群.《四库全书》南三阁本封面考[J].四库学,2019(2):177-187.
- 10 浙江图书馆古籍部.浙江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2.
- 11 永瑢.四库全书总目[M].北京:中华书局,1965.

① 东洋文库所藏《南巡盛典》书影,在早稻田大学举办的“世界汉文古籍收藏与共享”会议上,承东洋文库研究员清水信子女士见示。
② 当改作一百卷。



- 12 张群.《四库全书》南北阁本形制考[J]. 图书馆杂志, 2017, 36(11): 29-36.
- 13 顾志兴. 文澜阁《四库全书》史[M]. 杭州: 杭州出版社, 2018: 248.
- 14 翁连溪. 中国古籍善本总目·史部[M]. 北京: 线装书局, 2005: 234.
- 15 王重民. 李清著述考[J]. 图书馆学季刊, 1928(2/3): 234.
- 16 傅增湘, 傅熹年. 藏园群书题记[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9: 94.
- 17 马学良. 公心与私意之间:《四库全书珍本初集》影印始末考略[J]. 中国出版史研究, 2020(2): 169-170.
- 18 宋广波. 胡适年谱长编第7卷[M]. 武汉: 湖北人民出版社, 2024: 242.
- 19 长泽规矩也. 收书遍历(节选)[M]. 钱婉约, 译. // 钱婉约. 中国访书记. 北京: 九州出版社, 2020: 348.
- 20 中国书店.《中国书店三十年所收善本书目》[M]. 北京: 中国书店, 1982: 16.
- 21 北京大学图书馆. 大仓文库粹编·四库进呈本 2[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20: 111-115.
- 22 李国庆. 四库全书卷前提要四种·文澜阁本卷前提要[M]. 郑州: 大象出版社, 2015: 1681-1682.
- 23 金毓黻. 文溯阁四库全书提要[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4: 4184.
- 24 李国庆, 王钊.《四库全书》卷前提要四种及其收书异同录——兼及金毓黻所论《四库全书》卷前提要问题[J]. 中国四库学, 2018(1): 170.
- 25 李国庆. 四库全书卷前提要四种·天津阁本卷前提要[M]. 郑州: 大象出版社, 2016: 1081.
- 26 四库全书出版工作委员会. 天津阁四库全书·第657册[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0: 147.
- 27 纪昀. 影印文澜阁四库全书第658册[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16.
- 28 高夕果.《四库全书》散佚之《南巡盛典》考释[J]. 博览群书, 2017(2): 48-51.
- 29 大阪府立图书馆. 恭仁山庄善本书影[M]. 京都: 小林写真制版所出版部, 1935: 92.
- 30 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 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藏善本书录[M]. 香港: 香港大学出版社, 2003: 94-95.

作者单位: 北京大学图书馆, 北京, 100871

收稿日期: 2026年1月9日

修回日期: 2026年3月5日

(责任编辑: 王菲)

A Study on the Finalized and Withdrawn Copies of the *Siku Quanshu* in Peking University Library

ZHONG Di

Abstract: Peking University Library houses a substantial and diverse collection of texts associated with the *Siku Quanshu* (*Complete Library of the Four Treasuries*). Preliminary statistics reveal that the collection includes two finalized copies, three withdrawn copies, sixty-eight submitted copies (including manuscripts serving as base texts), and fourteen base texts derived from the *Yongle Encyclopedia*. Through a detailed examination of the physical form and textual content of the two Southern Three Pavilions finalized copies and three withdrawn copies held in the library, this study finds that although *Jing Bai* and *Mantang Wenji* survive only as fragmentary volumes, they not only fill gaps in the transmission history of extant pavilion copies but also visually demonstrate differences in format and binding from the Northern Four Pavilions (*Wenyuan-Forbidden City Pavilion*, *Wenyuan-Old Summer Palace Pavilion*, *Wensu Pavilion*, *Wenjin Pavilion*) copies. The three withdrawn copies—*Nanbeishi Hezhu*, *Sanyutang Sishu Daquan*, and *Nanxun Shengdian*—exemplify three typical scenarios for withdrawal: prohibition due to violations of Qing dynastic taboos, removal after being designated for the catalog-only category, and replacement during compilation supplements. Belonging respectively to the *Wenhui Pavilion*, *Wenyuan Pavilion*, and *Wenjin Pavilion* systems, these copies shed light on the dynamic editorial process of the *Siku Quanshu* project. These texts preserve the original traces of editorial collation, transcription, sealing, and binding by the institute's scholars, reflecting the complex institutional operations of transcription, collation, and withdrawal during the Qianlong period. Furthermore, their subsequent circulation and provenance have layered them with rich historical imprints. Given that most Southern Three Pavilions (*Wenhui Pavilion*, *Wenzong Pavilion*, *Wenlan Pavilion*) copies were destroyed in wartime and only a handful of withdrawn copies survive, the *Siku*-related texts at Peking University Library constitute rare material evidence for the study of the compilation history of the *Complete Library of the Four Treasuries*.

Keywords: *Siku Quanshu* (*Complete Library of the Four Treasuries*); Southern Three Pavilions; Finalized Copies; Withdrawn Copies